

六朝骈文

六朝骈文兴盛的原因 六朝骈文的美学特征
平衡对称之美 声韵和谐之美 含蓄典雅之美 轻灵俊逸之美 词采
艳丽之美 山水风光的画境美 六朝骈文之流变
六朝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六朝骈文的影响
六朝骈文在国外



中国文学知识丛书

Zhongguo Wenxue Zhi Shi Congshu

于景丰·著

辽海出版社

1053424



六朝骈文兴盛的原因 六朝骈文的美学特征
 平衡对称之美 声韵和谐之美 含蓄典雅之美 轻灵俊逸之美 词采
 艳丽之美 山水风光的画境美 六朝骈文之流变
 六朝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六朝骈文的影响
 六朝骈文在国外

六朝骈文

ZhongguoWenxueZhishiCongshu

中国文学知识丛书

于景祥·著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053424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知识丛书/莫砺锋等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8.5
ISBN 7-80638-853-2

I. 中… II. 莫… III. ①传统文化-文化史-中国-古代
- 丛书②文学史-中国-古代 IV. ①K203-55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566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辽海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 字数: 1926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2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景祥 谢 丹 责任校对: 唐慧凡等

ISBN 7-80638-853-2/Z·8

定价: 338.00 元 (全 13 册)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六朝骈文兴盛的原因	1
1. 社会时代与地理环境的影响	2
2. 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	3
3. 儒学衰微与文学的进一步“自觉”	4
二、六朝骈文的美学特征	9
1. 平衡对称之美	10
2. 声韵和谐之美	13
3. 含蓄典雅之美	17
4. 轻灵俊逸之美	22
5. 词采艳丽之美	28
6. 山水风光的画境美	30
三、六朝骈文之流变	37
1. 东吴骈文——初具雏形,文风质朴	37
2. 东晋骈文——英思壮采与冲淡闲远并存	39

六朝骈文

3. 刘宋骈文——追新争奇,典丽富赡	56
4. 齐梁骈文——精美绝人,通体完备	79
5. 陈代骈文——盛极而衰,唯美余波	113
6. 徐陵庾信——集骈文之大成,造美文 之巅峰	122
四、六朝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154
1. 华夏美文,文苑奇葩	154
2. 对偶、用典、声律、藻饰诸种艺术手法 无与伦比	156
3. 在利用形式美与摆脱束缚中达到了 难能可贵的高度	173
五、六朝骈文的影响	175
1. 六朝骈文对唐代骈文的影响	175
2. 六朝骈文对清代骈文的影响	197
六、六朝骈文在国外	211
1. 六朝骈文在日本	211
2. 六朝骈文在欧美	218

一、六朝骈文兴盛的原因

骈文又称骈俪、骈偶、今体、律语，后来又称四六。两马并驾为骈，夫妻成双作俪，所以其突出特征在于语句平衡、对称，以两两相对的对偶句式行文；其次在于声韵、用典和词采的讲究。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看，这种文体滥觞于先秦，萌芽于两汉，形成于魏晋，在六朝之际已至通体完备的全盛时期，就其对词采、偶对、声韵、用典等形式技巧之美的追求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用典，也变本加厉。至此，它已完全脱离了“率然对尔”（《文心雕龙·丽辞》）的自然状态，成为着力追求形式技巧之美的独特美文，好像一个乱头粗服的山村小姑来到锦衣玉食、雕梁画栋的富贵人家之后，经过精心的妆扮，满头珠翠，满脸胭脂，满身绮罗；由原

来淳朴可爱的天生丽质一变而为雍容华贵、光采照人的绝代佳人。尽管六朝骈文有过重形式、忽视思想内容的弊端,但这不是主流,而是支流,从整个骈文史上看,六朝是骈文的黄金时代,前无古人,后难为继,创造了难以企及的美文的巅峰,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代表着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那么,为什么骈文会在六朝达到如此兴盛的状态呢?这里,我们可作一下分析:

1. 社会时代与地理环境的影响

东吴时期,江左与西蜀、曹魏抗衡,其文坛虽不及曹魏彬彬之盛,但也并不寂寞。而东晋时期,江左文学远盛中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北朝之五胡十六国,割据中原,烽烟不断,较之南方战乱尤为酷烈,几无一寸净土。相比之下,江左要安宁一些,由此一时名士莫不渡江南迁,使江左成为文人荟萃之所,而此地又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山川秀丽,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使人留连忘返;其文化风习自然会影文人创作,王葆心先生在《古文辞通义》中指出:“大河流域,土风隳重,大江流域,土风轻英;轻英秉江海之灵,其人深思而美洁,故南派善言情。”李延寿也早已在其《北史·文苑传》中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

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置身在这佳丽之乡,沉浸在这风华旖旎的文化氛围之中,良辰美景,赏心悦目,其创作进入绝对自由的境域,造成独立自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的黄金时代。

2. 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

南北朝百余年间,北方统治者多尚武而轻文,又战乱不已,文学不盛;而南朝几代帝王多雅好词章,才情横溢,导扬风雅,奖掖文士。因而江左文学之盛,几近汉武,不减曹魏。裴子野《雕虫论·序》中说:“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行幸宴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请托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文心雕龙·时序》:“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南史·文学传序》:“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

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搢绅之士,咸知自励。”又《南史·陈后主纪》中说:“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妇人骰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之中,文学艺术自然兴盛,而其流于追求形式技巧之华美而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亦势所必然。

3. 儒学衰微与文学的进一步“自觉”

上自汉末干戈不已,下至梁陈变乱迭兴,中国之政局处于极度纷乱的时代,可又是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时期。一向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学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道家与佛家思想相辅而行,致使儒家思想无论是在政治上、伦理上、文学和艺术上都失去了支配与指导的力量,俗尚清淡,玄虚放诞;人欲横流,个性自由;老庄的自然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风行天下。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文学摆脱了儒术的传统套头,表现出更进一步的自觉:

首先,对文学本身特性及创作规律等方面认识更为清楚。

一方面,南北朝之时,文学已别立为一科,从与其他学科混杂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馆,明帝又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这样,文学不再像以前那样,既是政治学,又是伦理学,又是历史学,又是哲学,而是地道的文学。尽管在实际创作中还有一定程度的混同与交叉,但这客观上的疆域划分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另一方面,对文学本身特性及创作规律的认识,文艺批评的兴起,是文的自觉的更主要的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一书。本书以卓越之识见,详审精切之论述,完整之系统,优美之笔调,构成一部宏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著作,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绝无仅有。全书共 50 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 25 篇中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探讨文学本源,是文学总论,其后 20 篇阐明各种文体之源流及其特征。后一部分除《序志》为全书序言,其余则是讨论创作问题的。从构思、布局、表现方法、形式技巧等等,体大思精,详切该备,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文学问题的一部划时代巨著,最突出地体现南朝时期文的自觉。刘勰之后钟嵘又撰《诗品》一书,取汉魏至梁诗人 103 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对每个人都加以评论,是我国最早的专门的诗评著作,虽不及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但也

颇有创见。除这两人之外，南朝的许多文士对文学问题都有论述，散见于各个时代之典籍之中，虽不成体系，却不乏真知灼见。总之，这都表明南朝文士对文学本身性质及创作规律的认识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体现出文学在那个时代高度的自觉。

其次，文学创作上声律之发明与运用。

我国文字以孤立单音为主要特征，孤立则易于偶对，单音则便于讲究声律。南北朝之前骈体已经形成，偶俪之风已遍及天下。但声律之讲求虽有人注意如司马相如之“一宫一商”，（见《西京杂记》），陆机所谓“音声迭代”（《文赋》），不过只是讲究自然音调之和谐，而未作人为声律的创制，魏之李登作《声类》，晋之吕静作《韵集》，已分清浊、判宫商；但尚未有四声之名，更未施之于文学创作。宋齐以后，随着佛教的盛行，佛经转读势所必需，因为读经不仅诵其字句，还要传其音节。咏经为转读，歌赞为梵音，汉字单奇而梵音重复，为适应转读歌赞，则要求参照梵语拼音，求得汉语之转变，由此反切之法出现，四声之学产生。陈寅恪在其《四声三问》一文中说得明白：“中国人声较易分别，平上去三声，乃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成。转读佛经之三声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于是创为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四声乃盛行。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

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故四声音之成立，适值永明之世，而周顒、沈约为此新学说之代表人物也。”自从竺法获 41 字母之说一出，周顒著《四声切韵》，沈约著《四声谱》，王斌著《四声论》，这样平、上、去、入四声之说正式形成并创为四声八病之说，又应用于文学创作实际，使中国诗文之面目为之一新。《南史·陆厥传》中说：

“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玕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也指出：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自从这种四声八病之说应用于文学创作之后，中国文学更进一步趋向于形式技巧之美的追求，最后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颠峰状态：古体诗演变为今体诗，骈体文演变为四六规范之文，即使是杂文、小品文也声律化、骈偶化了。难怪刘师培在其《中国中

六朝骈文

古文学史讲义》中说永明声律论“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

以上数端，是骈文在六朝时期达到登峰造极之盛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虽主要在南朝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北朝也不是没有表现，除地理环境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因素北朝也大致存在，也起一些作用，只是在起作用的程度上不及南朝罢了。总之，此时骈文南朝北朝风习大致相同，北方受南方影响更多一些。

二、六朝骈文的美学特征

在中国美学史上,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美的形态问题。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美”与“大”加以辨析,此后清代桐城派作家又明确地区分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种不同的美学形态。所谓阳刚之美就是壮美,所谓阴柔之美就是优美。阳刚之美——壮美常常表现的是一种突破对称、均衡、和谐、比例等形式美的一般规律的粗砺形态,显现出人的感官难于掌握的动态美;而阴柔之美——优美则恰好侧重于展示统一、对称、均衡、和谐、比例、赏心悦目的形态。骈文,尤其是六朝骈文,就其审美特征来说就属于阴柔之美,也即优美。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不朽的美学价值。

本来,中国汉字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周先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字每字有每字之个性,每字的结构组织得像一个小小的建筑物,有平衡,有对称,有和谐,字与字的辨识因此就非常有标准”(《美人判断

汉字位置之分析测验》二卷一期)。瑞典语言学家珂罗珂伦也曾说过：“中国文字有丰富悦目的形式，使人发生无穷的联想，不比西洋文字那样质实无趣。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而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妾”(《中国语与中国文》)。而六朝骈文则充分发挥了中国汉字的特长，把汉字本身的美学特质发挥到了极至。谢无量指出：“中国字皆单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准音署字，修短相均。故骈文律诗实世界美文所不能逮。盖虽有閤文丽藻，音调则前后参差，隶事则上下不切，此未足为美也。骈文铺叙议论，语累千万，比对精深，体裁绮密，句中自协宫商，境界视律诗尤广”(《骈文指南》)。谢无量所言，道出了中国骈文的美学特征，而六朝骈文则最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特征。如果从阴柔之美——优美这一美学形态上来分析，六朝骈文之美学价值大致如下：

1. 平衡对称之美

六朝骈文大都词不单设，语必双行，以精工的对偶为最基本的特色，所以其文句式整齐、均衡、对称，形式美观，给人以美的享受。

朱光潜先生在其《文艺心理学》附录《实验美学》第二章《形体美》一文中指出：

美的形体无论如何复杂,大概都含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平衡或匀称,这在自然中已可见出:比如人体,手足耳目都是相对称的,鼻和口都只有一个,所以居中不偏。原始时代所用的器皿和布帛的图案,往往把人物本来面目勉强改变过,使它们合于平衡原则。此外如希腊瓶以及中国彝鼎,都是表现平衡原则的。在雕刻图画和装饰的艺术中,平衡原则都非常重要。

六朝骈文在句子结构上最讲究两两相对,相互对称,均衡和谐,极为符合平衡原则,适应了人们的审美需要,体现出一种建筑式的形式美。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

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

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而争芬。

澹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

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褰朱帟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

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

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

……。

——陶渊明《闲情赋》

再如江淹《别赋》中的一段文字：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

桑中卫女，上宫陈娥。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

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明月白露，光阴往来。

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

有别必怨，有怨必盈。

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

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

赋有凌云之色，辩有雕龙之声。

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这两段文字大体可代表六朝骈文的风貌，句式整齐，平衡对称，上句与下句对仗工稳，精切和谐，看上去匀称协调，确实可以感受到一种平衡对称、整饰和谐之美。六朝之前和六朝之后的骈文作家，虽不乏佳作，但却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